

瀋陽事件

羅隆基著

趙家璧主幹

角叢書第六種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—— 潘 陽 事 件 ——

瀋陽事件

羅隆基

瀋陽事件

(一)

瀋陽事件發生的經過，是人所共知的事實，用不着我在這篇文章裏來敘述。瀋陽事件將來的解決，日本勝利，中國失敗，這是必然的結果，用不着我們枉費筆墨來預測。

由瀋陽事件所牽動的局面，或者有日本人所意料不到的範圍，這倒值得我們平心靜氣來研究。研究這問題的步驟，第一，我願爲日本人借箸一籌。

民十六年（日本昭和二年），日本田中首相上奏天皇，

提出他的積極政策。奏文裏有這樣幾句話：

『欲征服支那，必先征服滿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征服支那。』

普通，我們認田中的積極政策，是侵佔滿蒙，其實是想征服支那；普通，我們認田中的積極政策是注目中國，其實是想征服世界。所以日本這次進兵遼甯，倘使真是實行所謂的『積極政策』，那是他起手進行『征服中國』，『征服世界』的工作。這種工作的成敗，與日本將來國家的命運，發生如何關係，是值得注意的。

以目前中國的現狀論，日本進兵侵佔滿蒙，自然是易如反掌。不過在滿蒙小試勝利以後，田中所謂的征服中國

，所謂的征服小中亞細亞，所謂的征服印度南洋，所謂的征服世界，是否能有如今日佔遼陽，取吉林，這樣的長驅直入，一帆風順的形勢，實爲一大問題。

而今我們姑且做個無志氣的中國人，開誠佈公的承認，中國民族的弱點，並且承認今日的日本，他的力量可以滅中國而有餘。然而歷史上的事實，總是人類應該接受的教訓。十八世紀瓜分了的波蘭，過了一百多年可以復興。日本想永遠的消滅中國，總有些小蛇吞象的比擬。中國復興起來，那時候中國民族對付日本民族的態度，或者非五年前田中首相所夢想得到的。今日日本的功人，或者是他年日本子孫眼光中的罪魁，誰又敢斷定其不如此？

這種話或者含義太玄渺些。看看目前世界上的事實罷。英國的印度，美國的非島，又何常不在進退兩難的局勢中。據我們的推測，印度非島的獨立自治，是時間問題，他們的成功，爲歷史上人類進化必然的趨勢。英國不能吞滅印度，美國不能吞滅非島，日本人乃盲從田中的妄想，要吞滅中國，此其不識時務，何以過此？

進一步，爲日本着想，不必顧念到波蘭的往史，不必顧念到印度非島的現狀，以中國偌大的面積，偌許的富源，在二十世紀的今日，世界各國肯否坐視日本，宰割中國，獨食自肥，又爲問題。英，美，俄三國中像田中這樣有眼光的帝國主義式的政治家，似乎不乏其人。英，美，俄

三國自然看得出來。日本征服中國，是間接打擊了他們的勢力，他們自然知道中國的滅亡，是印度南洋小中亞細亞等地屠亡齒寒的厄運。這裏，我們慄慄危懼，田中的積極政策，是當年德國維廉第二雄視全球的迷夢，日本目前的奮發，是當年德意志在歐洲的橫行。日本人是步步追蹤一九一四年前德意志人的覆轍。最近的將來，我們相信，日本人要陷入目前德國人的困境，享受目前德國人忍受的痛苦——有子子孫孫完不清的外債，償不盡的賠款。

日本人如今利令智昏，熱哄哄的在做他征服中國，征服世界的迷夢。有個目前極大的危險，或者又爲他們所忽略。這就是共產主義在東亞的發展。中國共產勢力的蔓延

，爲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實。憑中國政府全付精神對付共產，或有不濟。日本這次瀋陽事件，間接爲中國的共產做了聲援。今後中國的共產，比前此更形猖獗，此爲必然之勢。其實瀋陽事件，不止使中國共產已成的勢力更爲猖獗，外敵壓迫下之中國人民，憤而走險，未被共產思想薰染的青年，流入共產，又爲極可能之事，中國共產一旦成功，中俄兩國聯成一氣，以中俄團結的力量，對付日本，再由日本內部的共產勢力，作爲內應，那時候，日本的政府，日本的軍閥，當有悔之太晚的嘆息了。

在我們看來，田中所謂的積極政策，是絕無現世政治智識的計畫。一方面任武人一意孤行，將陷日本於歐戰後

德國的覆轍；一方面爲共產添個聲援，將使亞州成爲不可收拾的共產局面。這是我們爲日人借箸一籌的意見，希望日本有眼光有智識的政治家和人民注意的。

(二)

我是個中國人，在這種局勢中，當然要站在『全國一致』這呼聲底下，來爲中國人打算。

國際正義，國際公道，國際和平，國際公法，這一切在目前半開化的世界，是空的標語，是不可靠的東西。西諺有句話：「上帝幫助一班自助的人」(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)。國際正義，公道，和平，公法，這一套把戲，就是一個上帝。只有自助的人能得到他的幫助。

每次外交問題發生，中國政府，中國的人民，就奔走呼號，搬出這一批標語來，平時不求自助，到了災難困窮的當兒，迎神拜佛，乞哀求憐，在自己爲可恥，在旁人爲可笑。

如今我們應澈底的看清楚，弱小民族僅管唱打倒帝國主義的高調，「適者生存」依然是人類和國家生存的鐵律。如今我們所乞哀，所求憐，希望出來主持正義公道的對像是什麼國家：英，美，法，意。他們不是帝國主義的領袖嗎？他們取得所謂一等強國的地位，就因爲他們帝國主義侵略上過去和現在的成績。老實說罷，日本是他們的同志。只有日本纔夠得上做他們平等的朋友。我還記得三年

前日本強佔濟南的時候，美國正在欺侮墨西哥。那時，日美心領神會，彼此互不指摘。我還記到當時因濟案問題，中國政府和人民向美國乞哀求憐的電報，雪片般飛來，美國的政府，一字的答覆都沒有。這很夠做我們的教訓了。這就可以看出所謂的國際的正義，公道，和平，這些東西真正的實質了。這是中國人應澈底覺悟的一點。

其次，國家的政府，比國際團體的組織更爲完備，國家的法律比國際的法律，更有條理，更易發生効力，這是我們所公認的。中國人平常在國內的問題上，就忘却了『正義』，『公道』，『和平』，『法律』，這些名詞，在國內一切政治問題上，強權就是公理，武力便成法律。一

遇外寇，就拿禮讓來撩飾怯弱，拿『鎮靜』來裝排面子。勇於私鬥，怯於公憤，這種自菲薄，自侮辱的民族，真夠不上談正義，談公道，談和平，談國際公法的資格。一個兄弟鬩牆的國家，一旦外寇入室，呼籲正義，祈求公道，倡言和平，侈談法律，時機實在太晚。在外人看來，這是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的虛偽怯弱。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，這是中國人應澈底覺悟的一點。

(二)

時局到此，本來不是我們譟罵消憤的時候。然而我同時要奉告今日的當局，今日中國的局勢，事實上亦不是政府當道空泛的宣言，要人幾句激烈的演說，就可以使心散

如沙，仇深似海的民衆，立即團結起來，一致對外的。空泛的宣言，激烈的演詞，在目前緊張環境之下，或有暫時的効用。這種打嗎啡吸鴉片，暫時興奮的民氣，中國的歷史，就告訴我們，是可以自欺，不足以欺人的把戲。就拿中日關係來論，中國戰爭的失敗，二十一條的簽字，濟南的屠殺，何嘗沒有過回光反照的暫時的興奮？紙老虎人家早已看破了。經濟絕交是十年來的陳腔；抵制洋貨是十年來的爛調，快郵的電報，油印的宣言，哭，罵，宣誓，血書，這一切都是照例的文章，這一些都解決不了中日的問題。要應付今日的局面，第一，我希望今日的當局在責任上有今是昨非的覺悟，第二，我希望今日的國人在計劃上

有生聚教練的決心。現在我們分段來解釋這兩點。

我們僅管責備田中積極政策的錯誤，然而，我們要問，今日中國的當局，他們的外交政策在那裏？天天貼革命外交的標語，天天喊革命外交的口號，「革命外交」的實質是什麼？取消不平等條約，收回領事裁判權，收回關稅自主，收回租界，自然，這些是應該做的，這些到底是細節，在國際上整個的佈置，全部的安排，十年後外交的目標，二十年後國際的形勢，你們如今的當局，做過夢沒有？舉個近例來說，美國對歐洲是門羅主義，對遠東是門戶開放主義，這就是我們認為國家外交上安邦定國的方針。如今的當局，特別是外交當局，做過這些夢沒有。老實不

客氣，田中的深謀遠慮，就遠在中國的一切外交家以上，提什麼早年德國的畢斯麥，英國的締斯瑞理。肉食者鄙，不能早自爲計，到了他人外交上預定計劃實施的時候，全國人焦頭爛額，乞哀求憐，此其責任，誰爲負擔？此今日中國當局，特別是外交當局，應引咎自責者一也。

以國民的血汗，養三百萬大兵，將如江中鯽，兵似田裏麻。其功用，其威力，只能壓迫國民，剝削同胞。國內有事，動員令風馳電掣，戒嚴法天羅地網，於是捉船，於是扣車，於是全國風聲鶴唳，於是人民杯弓蛇影，於是總司令出征，於是大將軍上陳，於是殺敵無數，於是擒賊萬千，於是克城，於是略地，於是祝勝，於是凱旋。兄弟鬩

牆之事，堂哉皇哉，有聲有色。一旦對外，始而鎮靜，繼而退步，終而微械役降，氣節掃地，國威蕩然。此其責任，誰爲擔負？此今日當局，特別是軍事當局，應引咎自責者又一也。

今日中國的當局，特別外交和軍事上的當局，不有深切的覺悟，嚴勵的自責，目前瀋陽事件，固不可爲，卽日後中國國運，亦當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。

(四)

如今的外交和軍事當局，承認了以往的過失，有了深刻的悔悟，而後始可以談根本的救濟。

『舉國一致，抵禦外侮』，這是目前政府向人民的要

求，這亦是國人自權上唯一的道路。不過怎樣能得『舉國一制』，怎樣能得到人民精神上真正的一致，這是我們要向如今的中國的當局和人民討論的。

自從「黨國」這名詞出現以後，「國」這個字，在人民的心理上，隔膜疏遠了許多。權利與義務，是對待的名詞。我們享不了國家的權利，我們就每不願擔負沒有權利做交換條件的義務。這是人情。透達人情，即通達了政治。同時，我們更應承認，人民對國事關懷的深淺，就看人民對時事接觸機會的多少。而今政府人員，在這種危急存亡的時機，單獨擔負國家重大的責任，這是我們所感激的。不過這樣總使我們小民無接觸國事的機會，無了解國事